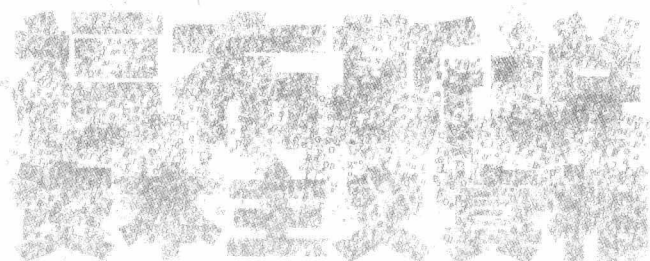


福布斯说 资本主义真相

[美] 史蒂夫·福布斯 伊丽莎白·艾姆斯◎著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福布斯说 资本主义真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福布斯说资本主义真相 / (美) 福布斯, (美) 艾姆斯
著; 张锲译. —北京: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2010.10

书名原文: How Capitalism will Save Us

ISBN 978-7-80249-579-1

I. ①福… II. ①福… ②艾… ③张… III. ①资本主
义经济—研究 IV. ①F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90678 号

Copyright © 2009 by Steve Forbes and Elizabeth Ame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LJK Literary Management, LLC.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本书由 LJK Literary Management, LLC. 授权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以中文简体字版出版发行。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0-4983

福布斯说资本主义真相

HOW CAPITALISM WILL SAVE US

作 者: [美] 史蒂夫·福布斯 (Steve Forbes) 伊丽沙白·艾姆斯 (Elizabeth Ames)

译 者: 张 锲

出 品 人: 成与华 李 军

选题策划: 李怀科 卢 俊

责任编辑: 卢 俊 廖雯雯

特约编辑: 杨水秀

装帧设计: 水玉银工作室

营销企划: 马泽峰 李 莹 效慧辉

责任审读: 海 鸿

责任印刷: 迈致红

出 版: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日知图书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mm × 1020mm 1/16

印 数: 350 千字

印 张: 22.75

书 号: ISBN 978-7-80249-579-1

定 价: 49.80 元

服务热线: 010-58301130

销售热线: 010-58302813

地址邮编: 北京市西城区西环广场 A 座

19—20 层, 100044

http: //www.chgslcbs.cn

E-mail: cicap1202@sina.com (营销中心)

E-mail: gslzbs@sina.com (总编室)

工商联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务部联系。

联系电话: 010-58302915

||出版前言|

史蒂夫·福布斯是全球著名的《福布斯》杂志的主席、CEO 及总编辑，并且还是在美国乃至世界经济、金融界和企业领导方向受到广泛尊重的权威人物。他曾两度在美国共和党内竞逐参选总统的提名。他的著作及其主要观点代表着美国社会的重要视角之一，对美国以及世界经济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出版福布斯这本着眼于资本主义经济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的著作，对国内读者了解海外经济学人对此此次金融危机后美国社会对资本主义经济产生的种种疑问，以及福布斯的独特视角与观点，从而冷静客观地看待经济和金融机关问题有一定的参考意义。由于福布斯是自由市场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和支持者，看待经济问题必定带有其学派的特点，所以书中所表达的观点并不代表我们的认识，甚至有部分观点我们并不认同，希望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注意甄别。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市场与计划之间的论争，延续了几代人，为什么至今不能有定论？因为社会实践（经济的和政治的）永远向我们提出新的议题，而这些议题最终涉及我们对市场与计划这两种资源配置机制的评价（效率的和道德的）。福布斯这本书，是为美国读者写的。这些读者尚处于最近这次金融危机（主要是失业困扰）的阴影之中，他们的情绪，典型地表现在奥巴马竞选总统的一系列演说中，这是一种不相信市场的情绪。既然不相信“市场”，那么，奥巴马公共政策所依赖的，就更多地是“计划”。

中国读者所处的历史情境，似乎与美国读者恰好相反，又似乎更类似。一方面，市场在中国社会激发出来的奇迹尚未消失，另一方面，市场已经在许多年里因其固有的邪恶性质而遭到批判。如果不能澄清市场与计划各自的性质及在任何社会里二者之间的互补作用，那么，美国和中国的社会实践者都可能迷失方向。

澄清“市场”与“计划”这两个概念，或许，与其根据各种社会理论来澄清这两个概念，还不如直接澄清它们在特定社会实践中的意义。我推测，有喜欢前一种叙事路线的读者，也有喜欢后一种叙事路线的读者。不

论你喜欢哪一种叙事路线，你面对的许多重要问题之一是这样的：30年前，当少数远见卓识之士阴错阳差地将中国改革推进到临界点的时候，你的生活状况难道比现在更好吗？或者你相信假如中国不改变30年前实行的社会经济体制，那么你现在应当生活得更好？又或者你相信30年前推进到体制变革临界点的演化路径完全正确但30年后这一路径应当转向更多依赖计划的路径？假如你曾问过这三个问题的任何一个，你就会有兴趣读这本书，和我为这本书中译本写的序言。我承认，我的序言要求读者保持深思，这很累。

我不希望展开全部理论，我只给出我的全部理论训练能够支持的一个与这里的议题密切相关的见解：从来就没有抽象的“市场”与“计划”，有意义的，是在每一特定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市场与计划。所以，我们其实只需要澄清例如美国目前的市场与计划，和例如中国目前的市场与计划。所谓“澄清”，一方面是关于“事实”的陈述，一方面是关于“价值”的陈述。我们诉诸人类理性。先哲陆九渊早已明言：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不论美国还是中国，就目前情形判断，计划只能是对市场的补充，而不可能完全取代市场。我认为这是一项关于事实的陈述，它是事实。那么，我们的计划取向的社会实践，又有何危险呢？

我认为真正的危险，往往需要更细致的探讨，否则就难以澄清。市场的制度特征，我归结为这样两项事实：其一，它产生竞争，因为否则就没有市场。其二，它迫使人们学会自由选择并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两项特征孰好孰坏？这涉及每一个人的价值判断，我希望在这篇序言的后半部分寻找讨论的机会。真正的危险在于，市场竞争的程度如果太低，就会完全丧失它可能有的好处，并且未必能够免除它可能有的坏处。可是，计划者如果不满足于仅仅是补充市场，那就很可能干预市场到某一阈值，在这一阈值之后，竞争的程度便可降低到使竞争的好处完全消失。这是最坏的情形，因为，一方面，计划者完全没有希望承担以往由市场履行的不论多么

不令人满意的资源配置功能，另一方面，市场已经完全丧失了它的竞争性质。于是，社会经济生活便面临瘫痪（即陷入彻底混乱）的危险。

市场产生的竞争，我可以定义为这样一种情形：即第一个人在与第二个人的社会交往中，永远可以转向第三个人并且不会被拒绝。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可基于三种媒介——货币、权力、情感，通常是这三种媒介的混合。如果以货币为媒介，竞争就是通常所说的市场竞争，此外，当然可以有权力的竞争和情感的竞争。

怎样估计上述的那一微妙的阈值呢？我不知道，我相信没有谁知道。因为，这一阈值敏感地依赖于：（1）由各派政治力量形成的均衡格局，（2）大众的物质生活和心理状况，（3）各级政府的执政能力，以及（4）社会文化传统的惯性。

但是，演化社会理论的预言是：这一阈值很微妙，它可以在没有谁觉察的时候就被达到或超过了。一旦被超过，就很难挽回。“积重难返”，是一种近似但不确切的刻画，因为这是一种“非线性”现象。

所以，为了回避风险，我们最好是保持足够高的警觉。一个社会，怎样才可保持足够高的警觉呢？西方社会的办法，这是它们逐渐发展成熟的一种方式，就是“新闻自由”。例如，这是美国宪法的第一修正案的主要意图。中国社会的办法呢？不系统，但有一些效果，就是汉代以后各种版本的“刺史”。这样的实践是否有效，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吏治整体是否足够清廉及有效。西方和中国的这两种方法，各有代价，“天下没有免费午餐”。

社会的复杂程度越高，它就越脆弱。历史上有过许多复杂社会突然崩溃的案例，生物演化史上，我们知道有过五次生物大灭绝，二叠纪的那一次，灭绝了 98% 的生物族群。生存下来的，是极少数族群，它们，这些“匿名的少数”，就是今天万物众生的祖先。哈耶克的见解堪称深切：降低整体风险的最明智方式，是鼓励和保护每一个人在每一个可能方向上探索。

毋庸置疑，鼓励和保护每一个人在每一个可能方向上探索，要求一个社会具有极大的包容性。或者等价地，要求足够多的社会成员对异端邪说有足够大的宽容。但是，社会系统之所以复杂，即使在这里也能表现出它的微妙性（subtlety）：假如足够多的社会成员对异端邪说保持超过了足够程度的宽容，那么迟早会出现一些特别具有破坏性的异端邪说，从社会内部炸毁这个社会。例如公开招聘牺牲者的杀人行动，又例如以破坏一切规则为宗旨的无政府主义行动，均可列入不能宽容的范畴。所以，我们有必要保持“刚好足够”的宽容。我怀疑，这是上述阈值微妙性的同源现象。它们是同源的，虽然，我还不清楚那源头是什么。

在人类社会里，“计划”，抽象而言并不坏，符合古往今来的乌托邦理想。它的制度特征，比照着市场，我也归结为两项事实陈述：其一，它强化科层组织，因为否则就很难有效地实施计划。其二，它迫使人们放弃自由选择和承担相应责任。中国社会从西周开始几乎 3000 年演化，发展了一种中国式的计划，那就是官僚制度，更具体而言，可称为“官僚政治”——它确实首先是一种政治体制其次还有与之相应的经济体制。直到现在，我的叙事仍不涉及价值判断。

如果中国社会规模较小，例如只有一家大型公司的规模——它的雇员约为几十万，它的雇员家属总共不超过几百万，那么，经过反复尝试，我们可能确立一种格外有效的官僚组织。欧洲和亚洲的小国和地区，似乎提供了这方面的案例。虽然，它们成功的程度不同而且成功能否延续下去尚存疑问。不论如何，中国社会规模大大超过了任何可想象的公司规模。这就产生了问题：究竟要有多么强有力的政府才可能有效实施一套可称为“计划”的计划？如果计划仅仅是对市场的补充物，我不认为它可称为一套计划，因为此时它和它所补充的，联合发挥作用而且后者的作用更重要。

或许，将中国社会大致划分为许多“县”规模的社会，那么，为了有效实施一套计划而必须具备的政府强度，“县”级社会尚可承受？但是这

时的政府，由于只局限于一个县，或许有另一种弱势，即认知与智能方面的弱势。于是，整体而言，中国社会发展就会出现许多失败的县，同时有一些成功的县。虽然，失败的县可以或多或少模仿成功的县，而且失败地区的人民可以向成功地区迁徙。可以想象，这种制度仍有相当高的代价。我希望找到某些指标来测度这一代价。

网络社会的研究暗示了这样一种解决方案：在面对未来不确定环境时，比较有利于整体社会的生存方式，是鼓励每一个局部探索有利于局部合作的发展模式，同时维持发展模式的“刚好充分的”多样性。这里，“有利于局部合作的发展模式的多样性”的另一种表达就是“组织形态的多样性”。

关键是每一个局部的性质，尤其是在这一局部社会里人的行为，决定了那里应当有什么样的制度。因为，制度永远是为人们准备的。如果人群之间的迁徙率超过某一阈值，例如每年百分之二十以上，那么，演化生物学的常识是：局部与局部之间的差异将迅速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整体社会的性质。通常，我们希望人群之间相互渗透的比例，不要超过每年百分之五。这时，局部性质可以逐渐沉积在那里的人的行为模式里，并且可以预期不同模式之间的竞争不至于激烈到使那些更有利于合作的模式还来不及扩展在人群中的比例就过早地消失。

必须指出，市场与计划，都是人类合作的方式。不加深思的人们往往更相信只有计划才是人类合作的方式，但是他们深思之后便发现，市场往往是更有效的合作方式。福布斯这本书，提供了这一见解的杰出论证。

为什么市场往往比计划更有效地达成人类合作呢？关键是信息问题。计划的有效性，要求计划者事前获得能够作出正确决策的充分信息。可是在一个复杂社会里发生的绝大多数情境，这样的充分信息是不可能获得的。制度经济学的思考结论是：这时可以引入一些节约信息的制度，从而让利益相关的人们自己作出正确决策。与计划相比，尤其在一个复杂社会

里，市场，是极大节约了信息的制度。

市场当然有代价，但在它比计划极大节约了信息的那些决策情境中，它的代价远比计划的代价小得多。

行文至此，我可以指出：合作和竞争，它们或许是同一秩序的两性质。竞争，我已提供了一个定义。合作呢？最肤浅的定义是：凡有利于双方的，就是合作。于是，当商品交换改善了双方福利时，这是一种合作。所以，人类最早的交换大多是在朋友之间，这是古文字学考证可以支持的。

更深层的合作是，例如，以货币为媒介，在拍卖场内，许多人竞拍同一件标的物，只要拍卖规则始终被遵守，我们就说这是一种合作，尽管他们之间有明确的竞争关系。又例如，以情感为媒介，在儿童游戏中，参与者竞相取胜。这一过程当然是竞争的，但是只要游戏规则始终被遵守，那么，我们仍说它是一种合作，因为它有利于游戏的全体参与者。经济学家奈特在 1940 年代发表于《伦理学》杂志的一篇文章里专注地探讨过“游戏”对于人类合作秩序的往往被忽视的重要意义。在参与游戏时，人的每一行为都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竞争的——为争夺胜利，其二是合作的——要遵守规则。

现在我提供一种最初由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提供的社会行为学的解释：唯一能够明确区分竞争与合作的，是每一行为呈现给行为主体的双重意义。不过，合作也可以是一种隐秘的秩序，如果被遵守的规则已经成为惯例甚至潜移默化成为习俗（文化传统的一部分）。我认为这也是亚当·斯密的理解，虽然它是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使用的语言。这里“隐秘”意味着理性能力有限的人类无法洞察其目的性。哈耶克说过，我们是被我们的秩序选择了的，而不是因为我们选择了我们既有的秩序。

上述见解将我的叙事带到这篇序言的结尾部分。在每一个具体情境里，存在着与我们行为相应的竞争与合作方式。有了竞争，我们就获得了

在遭受一个人拒绝时转向另一人的权利，“产权”是这一权利的合法状态。这是“自由”的基本涵义，因为否则我们就事实上处于“奴役”状态。但是竞争的参与者必须保持合作的意识，为着遵守竞争规则。

市场和计划是两种相互补充的协调机制，在每一个具体情境里，存在着适合于协调那些与我们行为相应的竞争与合作方式的市场和计划的混合比例。这一比例，其实就是前述的微妙的阈值。如果这一阈值被超过了，那么，市场能够提供的竞争其实不足够带来自由，同时，计划能够提供的合作其实反而损毁了合作秩序。

这时，我想到凯恩斯写给友人的一段文字：文明其实很脆弱，它常常只维系于我们少数人的心灵。

汪丁丁

2010年12月16日晨，完稿于夏威夷海边

注：汪丁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引 言

重新审视资本主义 / 001

资本主义真的是一无是处吗? / 001

铅笔的故事 / 010

iPod 经济 / 016

现实世界经济学 / 022

第一章

资本主义是否道德? / 027

贪婪还是信任? / 032

利润的价值 / 035

次贷危机与道德风险 / 039

腐败文化的诱因 / 043

合理的贫富差距 / 046

骗人的广告和不骗人的信息传递 / 048

奢侈品≠贪婪与自私 / 052

裁员的不道德证伪 / 055

自由市场与香烟毒品 / 059

第二章

资本主义不是残酷无情的吗? / 061

干预导致的毁灭性重创 / 066

必要的失业率 / 072

短暂的垄断 / 075

为什么要救市? / 080

正规市场的残酷 / 082

政府创造就业的悖论 / 085

无法预测的创造性与毁灭性 / 091

退休基金交给社保还是自由市场? / 095

被误解的北欧模式 / 100

第三章

富人难道不是以牺牲他人利益为手段变得更加富有的吗? / 105

济贫导致了次贷危机 / 112

共同富裕 > 贫富悬殊 / 116

天经地义的高管高薪 / 121

高回报与高风险 / 126

不可或缺的富人 / 129

对冲基金及私募基金罪大恶极? / 133

如今双收入家庭生活逊于过去单收入家庭? / 137

第四章

高额税收不正是我们为这个人道的社会所付出的代价吗? / 143

巴菲特的所得税为什么比他的秘书少? / 150

企业所得税的隐性负担 / 153

单一税制优于现行税制? / 155

荒谬的国家销售税和增值税 / 159

“死亡税”的反作用力 / 161

罪恶的“庇古税” / 164

多赢的资本收益税 / 168

穷人减税——对抗贫困的良药 / 170

增税能减少赤字吗? / 171

第五章

现有制度还不足以保障公众利益吗？ / 177

金融危机缘于管理不善而非管制太少 / 183

监管过度亡痛 / 186

法律的成本—利益分析 / 190

经济生态圈的伪市场 / 194

反垄断法岂非画蛇添足？ / 197

低保 = 无保 / 201

管制之祸 / 204

“网络中立”不中立 / 206

无穷执照，可以休矣 / 209

第六章

自由贸易和全球化不正在掠夺美国就业市场， 破坏其他国家的经济吗？ / 213

保护主义的祸害 / 219

得大于失的外包 / 222

公平贸易与保护主义何干？ / 224

无稽的中国“货币操纵”论 / 226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利大于弊 / 229

“全球化”没错，农产品补贴政策错了 / 232

国债与安全繁荣 / 234

不必忧虑贸易逆差 / 236

金权天下 / 239

愚昧的“单一世界”论 / 243

第七章

自由市场经济下，平价医疗服务是否可行？ / 247

低效的定量配给 / 253

向往自由的医疗服务市场 / 257

治病与生病均身不由己 / 262

政府主导医疗——失败的宿命 / 264

“保障险种”——高危病人杀手 / 267

药品天价之谜 / 269

“利他主义”下的器官移植 / 273

医疗服务行业的房利美与房地美 / 276

解决医疗问题五大招 / 280

医疗事故诉讼的代价 / 284

第八章

经济发展不需要政府引导吗? / 289

戕害财富的政府投资 / 298

政府的高支出意味着什么? / 300

造币 ≠ 造富 / 305

不可或缺的金本位 / 308

政府支出的挤出效应 / 311

通胀与通缩的根源 / 315

政府安全网的成败 / 317

无序性与市场创新 / 321

自由经济不需要政府吗? / 324

稳固经济六大策略 / 328

后 记

资本主义十四大黄金原则 / 335

致 谢 / 345

重新审视资本主义

尼古拉斯·萨科奇

法国总统

自由资本主义终结了，万能权威的市场也终结了。

《华盛顿邮报》

“此次继大萧条后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正在威胁着美国式的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真的是一无是处吗？

资本主义真的是一无是处吗？最近几年是资本主义的多事之秋，使得不计其数的个人及媒体都跃跃欲试地——抑或说是迫不及待地——想为我们放任的自由企业制度写讣告。即便有些人没有公开宣告资本主义的终结，在他们看来，它离心脏停止跳动也为时不远了。我们的经济已经困顿不堪，灾难性的事件接二连三：金融机构瘫痪了，房地产市场萎靡不振，股市行情犹如过山车忽涨忽跌，美国 401（k）养老计划遭破坏，失业率居高不下，CEO 的薪水高得惊人，腐败案例层出不穷。

随着经济危机在 2008 年末和 2009 年初的进一步加深，华尔街的“贪婪一族”每天都会遭受谴责，他们险些造成整个世界金融体系的全盘崩溃。在国会听证会上，商业主管们像犯人一样被质问。一时间，惨淡的经济前景预测铺天盖地，失业状况似乎漫无止境。在许多人看来，所有的种

种都在证明放任的自由市场只会导致经济动荡和灾难。

这场始于 2007 年夏的经济危机大大降低了人们对自由企业制度的信心。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突然间沦为惹人生厌的字眼。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一向批判自由市场经济，这回他更是义愤填膺。他痛斥华尔街是“麦道夫式的经济”，抨击那里的执行总裁们和庞氏骗局中的恶魔伯纳德·麦道夫相差无几。

甚至像美联储前任主席艾伦·格林斯潘这类最有名的资本主义拥护者的信心也开始动摇了。格林斯潘是著名的市场经济支持者，已故的自由意志论者艾茵·兰德是他的朋友，也是他早年的导师。在 2008 年的国会上，他表达了自己本应为调整金融体系再做些工作的心情。金融体系的崩溃是他始料未及的。他说：“我们这些人，整天盯着借贷机构不放，因为只有调控好他们的利益，才能保护股民的利益。可就连我们，尤其是我自己，都无法相信危机真的来了。”

确实，我们很容易就能为经济衰退找到合理的解释。2008 年第四季度和 2009 年第一季度，美国的 GDP 下降了约 6%，这是自 20 世纪 30 年代后期以来的首次连续下降。并且全世界的经济都在紧缩，2009 年第一季度，日本的 GDP 惊人地下降了 9%，德国的 GDP 下降了 7%。一些新兴的经济体也遭受了严重的打击。

显然，这一切让格林斯潘等人乱了阵脚。许多人都已觉察，不论是布什政府还是奥巴马政府，一系列对企业的巨额财政援助已经标志着政府已经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私营企业已经坍塌了。来源于不良资产救助计划和其他一些计划的数十亿美元的巨额资金已被注入到各大银行和 AIG（美国国际集团）等保险公司，而这些企业曾经都是被认定为“庞大得不可能破产的”。美国政府已经将几家占主导地位的金融机构从本质上进行了国有化，接着是对汽车行业的财政援助，以及强制通用汽车、克莱斯勒申请破产。《华尔街日报》的通栏大字标题赫然醒目——“通用溃倒在政府的怀中”，不仅报道了这家曾经辉煌显赫的公司让人不堪的没落，还似乎在暗示，政府对于私营企业的援助，已经到了“该出手时就出手”的地步了。